

◎山河志

# 谱写沙漠绿色传奇

任林举



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

资料图片

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毛乌苏沙地边缘，40年前，这里有一个形象的地名，叫大柳毛子沙窝。站在沙窝的核心地带，举目四望，满眼都是漫漫黄沙。大大小小的沙丘连在一起，像一只巨大的动物，抖动着一身金色的皮毛，直着脖子目不斜视，伸出它的舌头舔舐着前方的绿色。

20岁的王有德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吃力地推开窑洞的木门，清理昨夜门口悄悄堆积起来的沙子。多年来，他虽然和父辈们一样，早就习惯了做这件必修课，但他心中却多了和父辈们不一样的想法。

堆积在门前、院落中的沙子日日清理，却还是与日俱增。院子即使暂时干净了，院子外的流沙却渐渐堆成小丘，很多本来就弱的小草和灌木都成了沙家下的冤魂。如果继续下去，这片供人们生存的绿洲，迟早要被沙漠吞入腹中，至于自己家的窑洞，也将毫无悬念地被沙丘埋葬。年轻的王有德手握铁锹站在自家门前，听沙骑着风从头顶飞过，发出刺耳的啸叫，只觉得满腔热血裹挟着愤怒的情绪，一阵阵撞击自己的胸膛。那时，他觉得必须做点什么了，虽然一时还没想清楚究竟应该怎么做。

其实，早在王有德出生前一年，1953年，宁夏就已经在灵武市建立了白芨滩防沙林场，依托黄河西干渠开展了大规模的治沙行动。也许是冥冥中自有安排，一向对治沙有着来自生命深处冲动的王有德，1985年被任命为白芨滩防沙林场书记、场长，直接参与并领导治沙行动。那时，在这片依山傍水的沙漠边缘已经有整整一代人为治沙、固沙，阻止毛乌素沙地继续向黄河靠近，献出了青春年华和半生血汗。

当王有德真正以一个治沙带头人的身份站在沙丘之上，才发现人面对的是一个如此强大却不动声色的劲敌。那家伙正以石头的坚硬、流水的柔软、风的灵活和恒星般执着的意志在向前推进，步步为营地挤压着整个生命系统的生存空间。要想制服它或阻止它前行的脚步，光靠人的双手是不行的，必须总结和吸取前人治沙的经验教训，调动起生命系统的一切资源，联合起来，各尽所能，共赴一场生命的征战。

于是，一轮又一轮面向沙漠的“攻坚战”全面展开。不仅在白芨滩，在中卫、在宁夏，还在内蒙古，在甘肃，在黄河几字弯，在毛乌素沙地，在库布其、乌兰布和沙漠边缘和腹地，成百上千个组织和项目纷纷启动，人们纷纷行动起来，与水联合、与草木联合，“因地制宜，因水施策”“以水定绿，乔灌草结合”，对准7大强风蚀区、34个风沙口和3条主要沙尘暴路径区，全面构筑一道保卫生命的绿色长城。白芨滩，不过是这场治沙战役的一个战区。

开始时，人们并没有足够的经验。只是靠着强烈的愿望和顽强的意志，一年年与沙、与沙漠做着艰苦的斗争。春天来了，男人们戴上风镜，女人们蒙上纱巾，扛着锹，扛着镐，扛着一桶桶比油还珍贵的水，奔向沙丘，奔向人们认为可以让那些小草生根发芽，可以让小树苗落脚成活的地方，刨出一个个土窝，浇上一桶桶祝福的水，再栽上一株株希望的小苗。人们从早干到晚，从春干到夏，灰头土脸，筋疲力尽，总算可以歇歇了，就等着天上降下来雨水，浇绿一片青山。他们就做梦都能梦见自己栽下的苗苗，在那片黄色之上竖起生命的旗帜。

如果赶上天公作美，一切梦想都不是梦想。一场及时雨浇下来，埋在土里的小苗就有十分之六七的成活机会。可是，这个年平均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地域，十年甚至有九年会春旱。久旱之后，紧接着又是一场猛烈的沙尘，沙子如滔滔洪水，将

苏珊一家住在澳大利亚农村。孩子去幼儿园不太方便，她就在家教孩子字母、数字。“你们中国小孩上学前学什么？”她问我。我想说：“古代学习《三字经》。”正好家里有带绘图的英文版，我便拿了送给她。

苏珊眼睛发亮，非常高兴，说要读给自己的小孩听。孩子小小年纪就接触跨文化知识，是否理解和接受无所谓，主要是让孩子开阔视野。除此之外，她非常注重孩子动手能力的培养。他们生龙活虎，兴趣得到自然发展，什么都想一试身手。9岁的女儿在妈妈指导下，自己缝制连衣裙。12岁的儿子成了“护花使者”，负责打理花园的玫瑰，给家人做简单的三明治更是没什么问题。

澳大利亚的中学有烹调、缝纫和简单的木工课，各有一个学期左右。家长们都很高兴，因为省去自己苦口婆心，教孩子做家务。

灵巧的双手带来愉悦，而且会促进智力发展。最简单的例子是，勤动手能让手眼更加协调。放学了，孩子和我在空地上

企图挡住它们前行脚步的一切障碍全部冲垮或吞没。

然而，当春风再起，人们内心的信念又一次如刚刚钻出泥土的草芽，勃然而发。和往常一样，人们又一次扑向沙漠。这一次，他们带来了一种专门治沙的秘密武器——麦草，就是小麦割下麦穗后剩下的秸秆，虽然它们已经失去生命，但却有着绿色的魂魄，可以配合人类完成某种重要使命。人们把麦草切割成二尺多长的草段，一半埋进沙丘，一半露在地表，看上去如同一颗颗金色的钉子，钉在沙丘之上。麦草成行时，远远看过去，是一条金色的锁链，锁链一条条排列下来，有横有竖，横竖交叉，就变成了一张金色的大网，把整个沙丘罩住，让它无法“流动”，无法轻易将网眼内的草种和树苗埋没、吞噬。大网中的每一个网眼，人们称之为一个“草方格”。

尽管如此，沙漠还是会靠着自己的巨大能量反击人类，推动无形之手一次又一次将人类的痕迹从沙丘上抹去。风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投机分子，是沙漠的同谋，常常为虎作伥，要么把天上的云吹走，让草种和树苗干旱而死，要么充当沙子的坐骑或车辙，一次次将草方格以及人们播种在草方格里的希望践踏个稀巴烂。

## 二

时光荏苒，前仆后继的治沙人在与自然的相处中，在与沙漠的持续征战中，在反复的胜利和失败中积累了丰富经验。如今的人们，已不再墨守“一季造林，成活靠天”的成规，而是看天气抓战机，“三季造林，综合施策”，什么时候能把草种活，能把树栽活，就什么时候出击治沙。

草方格相当于与沙漠对垒的军事工事，每年从春天起，就可以不断构筑。草种和树苗相当于征战中最关键的弹药。草种好办，只要有水，最好是更为充沛、持续的雨水，随时撒进沙里，随时都可以发芽、生根，将沙踩在脚下。树苗则需要靠低温储存技术让它们一直保持休眠状态，在雨季到来之时将它们唤醒，栽种在草方格内，借助雨水的滋润使它们迅速把根系扎向沙丘深处，像一根根柔韧的长钎，将沙丘钉在大地不得动弹。

冲锋在前的往往是沙米草，种子一见水马上发芽生根。它们不遗余力，不舍昼夜地疯长，就是为了和沙漠赛跑，在沙地上的水分完全蒸发之前，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，扎稳老根，为下一代的生存、生长打下基础，同时在一个半月内将传统基因的种子撒在地上。紧接着是最为顽强的沙拐枣，它们落地之后并不像其他植物那样急于长个子，而是悄悄地向沙丘深处扎根。

◎零时差

# 双手多巴胺

庄雨（澳大利亚）

打羽毛球，商量好不记分，接住就行。从最初的几个，一直能打到几十个和平球，惹得小猫来回穿梭，想逮到不落地的羽毛球而不得。本来只是消遣，等到上体育课打板球，孩子竟大放异彩，成了最佳击球手。同学们都为她大喊：“加油！”她纳闷，没打过板球，怎么接得那么准？

年满16岁，孩子们常常到餐馆、电影院打工，从最基础的端盘子服务开始。体力劳动，大家都一样，快快乐乐挣点零花钱，没有所谓“劳力者治于人”的观念。相反，这些青少年很骄傲自己的这份“成人礼”。打工时，我的孩子碰到过受伤的幼

只要让它们在沙丘上站稳脚，它们就不太在乎沙漠地区的蒸发量，蒸发速度虽然快，但往往比不上它们根系向下伸展的速度。当它们的身高长到1米时，根系已经向下追着水分扎到了10米深。然后，是“治沙女汉子”之称的柠条，哪怕是干旱、严寒甚至盐碱环境，它们都能咬着牙扎下自己的根系，不但长出高大的身躯，以身阻挡风沙的肆虐，还能在每年5月开出娇艳的花朵。生命力绝对强悍的猫头刺，是荒漠生态系统中的主角，一旦登场，便到处都是它们纤细而顽强的身影，以至于荒漠都因为它们的存在而呈现出一片蓝紫色的瑰丽景象。那是猫头刺5月下旬开花时，它们要赶在6月结出自己的果实，并在雨季到来之前在沙漠上布下自己的后代。还有美丽顽强的“沙漠姑娘”花棒，它们是沙漠里爱美又乐观的“娘子军”，从5月到9月，它们手拉手、肩并肩共同抵御着风沙，将美丽的微笑绽放成粉红色的花海。还有芨芨草、沙芦苇、沙柳、怪柳、梭梭、杨柴、沙蒿……

当所有生命组成绿色联盟，各尽其能，密切配合，从不同侧面、不同时间点，以不同方式共同抗击沙漠，沙漠的脚步便不得不停止或退却下来，并一点点让它曾经侵占的领地。60多年来，三代白芨滩治沙人累计完成治沙造林68万亩，控制流沙近百万亩。毛乌素沙地的南移和西扩被有效遏制，白芨滩保护区也以此成为“三北”工程精准治沙、科学治沙的样板区。

作为白芨滩治沙战役的重要组织者、参与者和见证者，王有德先后被授予“人民楷模”国家荣誉称号、“最美奋斗者”称号等，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。但他并没有因此以“治沙英雄”自居，也没有产生功名成就和“船到码头车到站”的安逸心态。他知道，自己只是白芨滩人甚至千千万万治沙人的代表，过去的治沙经历不过是一篇文章的一个段落、一场无休无止战役的短暂间隙，一切都在进行当中。因此，2014年退休后，他的治沙行动并没有停止，开始二次创业，在宁夏银川河东机场的东边承包了荒滩区继续防沙治沙，带领大家在这里完成了1万亩生态修复面积，植树150多万株，给蠢蠢欲动的沙漠钉上了150万棵绿色的“钉子”。

## 三

如今，白芨滩自然保护区148万亩的沙漠拥有了超过41%的森林覆盖率，成功逼退沙漠20余公里，实现了真正的“人进沙退”。保护区内，包括芨芨草、沙芦苇等53科170属306种的野生植物以及黑鹳、大鸨、鸢、大天鹅、绿翅鸭、白琵鹭、猎隼等23

目47科115种的野生动物，共同构成了一个难能可贵的生态系统。

沙漠缺水，人们除了帮助植物们巧妙地等待和利用“天时”，还靠人类的智慧和力量，将黄河水引到沙漠，为植物们提供生命支持。沙漠缺少有机质，无法为植物生长提供必要的营养，刚好黄河水中含有大量泥沙，日积月累的沉积让植物们有了立足之“土”。同时，人们也在这里建起了一座座养殖场，源源不断的粪肥为植物们的茁壮生长提供了养料。当然，也有一茬茬倒下去的植物将自己化作养料，为后代的生长存活打下了基础。就这样，历经数十年的积累，不毛之沙上硬生生堆积起20厘米厚的耕土层。

如今，置身白芨滩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，已经很少有人能记得大柳毛子沙窝这个旧称，也难以想象昔日满目黄沙的苍凉景象。驻足放眼，但见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。近处绿草如茵，有从外地引进的梅花鹿三两为伍，在草地上自由觅食。这些只能在湿润环境里生存的山野精灵，如今却安然悠闲地在这片绿洲上生活。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竞相与它们接近、嬉戏。草地上那些高大的枣树和苹果树是第二代治沙人30年前栽下的，如今已经结满果实。从树下走过的人们一伸手就能从树上摘下一颗棕红色的枣子，放在嘴里一嚼，甜丝丝的，完全感觉不到往昔岁月的苦涩。远处的树木高大葱郁，成排成行，杨、柳、松、柏、怪柳……挡住了人们的视线，让人看不到远方的沙丘，也想不到这里就是曾经的沙漠腹地。松林里，一顶顶洁白的帐篷带来夏日的清凉，吸引远方的客人来这里休闲、消暑。客人中不仅有慕名而来的普通游客，更有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和治沙专家。人们纷至沓来，亲身体验和见证荒漠沙丘演变为“绿水青山”之后给它们带来的美好，同时也把这段沙漠中的绿色传奇传播到四面八方。

滴洒了几十年汗水的白芨滩人终于从自己亲手缔造的“绿水青山”中得到回报。白芨滩自然保护区在组织职工治沙的同时，不忘妥善处理“绿水青山”和“金山银山”之间的关系，不忘人的发展和根本需求，坚持“拴心宁人、安居乐业”的民生方针，确定了“沙漠绿、职工富、场子活”的人性化目标，并配套出台养殖补贴、经果林收入补贴、治沙造林补贴、职工住房补贴、子女上学补贴等5项民生政策，促发展，促增收，反哺治沙。2023年，白芨滩上的治沙人均收入突破10万元，这让我们欣慰地看到，世代治沙、为我们阻挡风沙的人，得到了应得的回报。

现在，如果有一台无人机从白芨滩核心区绿地起飞，上升500米高空向下俯瞰，收入眼帘的将是一幅层次分明的治沙战略分布图。黄河的东干渠依然是原来的东干渠，黄河水日夜不停地在干渠中荡漾、流淌，那是大地上、沙漠边的生命之源。正因为它的存在，大柳毛子沙窝才成为一片绿洲；绿洲外围是近生活区乔灌混交林和沙地经济林交织的广阔林带，如同一道坚固的城墙或坚固的工事，将黄沙阻挡在核心生活区之外，让它们不得越“雷池”半步。再往外，则是前治沙生灌木林和沙生草本植物，它们将依托后方的绿色支撑，逐步扩大人类的治沙成果，将绿色的生命线推向沙漠深处……

这是一个空间上的层次分布，更是一个时间上的渐变过程。无论是绿色向黄色的推进，还是黄色向绿色的浸淫，一米、一百米或一公里，都代表着时间的幅度，一年、两年或三五年。只要时间没有停息，这条黄与绿的边界就不会停止向前或向后的摆动。也就是说，那场生命与非生命的领地之争不会停息。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千里之外尽享湿润、清新的空气，是因为有人一直站在治沙前沿为我们顶着。

或茶。孩子于是端着盘子。结账时，她问我：“我的‘take away’（打包的食物）呢？直接让人无语。无奈，只好给她免费上一份新的。事后老板说，我只认她，惯常这样蒙人。”

晚上接孩子，我见到一帮年轻人嘻哈打闹，很是担心，怕有不良少年。孩子却说，年轻人倒没什么关系，他们也打工，就怕有人上来就要电话号码。我问：“那你们怎么办？”“不给呗。实在不行就说没手机。”打工要与各种人打交道，无形中锻炼了情商，也催化孩子自己开动脑筋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去朋友家做客，发现他的餐桌别具一格、用料考究。有人问：“是私人定制吗？”朋友说，是他大学工程课做的作业。“这作业好，不用买家具了。”我们赞叹。他笑着说：“我表弟喜欢，我也给他做一张。”

如果他哪天失去工程师的饭碗，我猜他可能不按常理出牌，没准儿自己创业做家具。劳动多么美好，谁说多巴胺不能从双手“产生”呢？

潮州，是岭南古郡、粤东望邑，名扬天下。

去过潮州的人说，游潮州，不大快朵颐品美食，等于白来；不走街串巷逛古城，等于没玩。此言当然不虛。而当地朋友听闻此言后，还会认真地补上一句：不毕恭毕敬登韩山，等于空到潮州走一遭。

韩山，坐落于韩江东岸，南北走向，与潮州古城隔江相望。韩山既无峻岭险峰，也没有奇岩飞流，是一座在南方普通常见的江岸小山。而当我们莅临探访后，就明白了潮州人之所以这样看重这座山，其实是在意一位古人——韩愈。

我们从潮州古城的广济门出发，穿过横跨韩江的通济桥，登岸后前行，来到韩山脚下，迎面可见一座雄伟的四柱三间式白石牌坊，上书“韩文公祠”四个大字。站在牌坊下举目仰望，沿山坡一路向上铺设着51级宽大的石台阶。51级台阶，暗合韩愈51岁谪贬潮州的路途艰辛。在其之上，赫然矗立着一座古朴典雅的祠堂，屋脊耸峻，居高临下，绿树掩映，青山作衬，雄伟巍峨又不失清静端肃，让观者的恭敬之情油然而生。

待我们拾级而上，来到韩文公祠前，又进一步领略到它的庄严高峻之美。祠堂分前、后两进，头进门厅，后进是三开间大堂。祠内环壁嵌有明清以来的碑刻40通，正座塑有韩愈坐像。肃立于韩愈像前，不禁发问，当年韩愈以贬官罪臣之身来潮担任刺史，又只在任上做了短短8个月就调走了，他究竟是凭什么赢得了世代潮州人的心？当地朋友似乎早就料到会有此一问，便娓娓相告。

当时的潮州，酷暑湿热、瘟疫横行，经济水平和社会开化程度远不如中原地区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（819年），因谏迎佛骨，韩愈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，离京时他为其侄韩湘留下“好收吾骨瘴江边”的诀别诗句，就是这种绝望心情的真实写照。

但儒家思想的长期浸润，使韩愈在其几十年求学与宦官之路上，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身处江湖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都努力追求和秉持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。正如清朝名臣王鼎在其撰写的《重修韩祠碑》中，对韩愈精神境界所作的概括：“夫人一生事业，不在于得意有为而后为之。即死生患难中，其关于国计民情者，未始不可为也。”

因此，当韩愈抵达潮州，放下行囊，洗去尘烟之时，也逐渐放下了压在心中的荣辱得失，开始注视脚下这片土地，思考肩头上的责任。他凭着多年治学和从政经验，敏锐地看到，潮州之贫在于教育之贫，潮州之弱在于文化之弱，振兴潮州当以兴学崇教为急务。韩愈力排众议，婉拒朋友“勿执古”的好意劝告，要求各县除整治兴办县学之外，须从基层乡办起；他延请“颇通经、有文章”的当地名士赵德，毅然举荐他“摄海阳县尉，为衙推官，专勾当州学，以督生徒，兴悌德之风”；他重视与大颠和尚等当地饱学之士的交往，宣传治潮理念，改善文化环境；为解兴教经费之乏，他还“出己俸百千”，全部捐出来作为兴学之资。

韩愈的努力成效显著，书院乡学开始有序运行，好学崇文的风气逐渐兴起，当地经济也得到带动和发展。这正如苏轼在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文中所评价的：“自是潮之士，皆笃于文行，延及齐民，至于今，号称易治。”更重要的是，此后的历代治潮者，都把重学崇教作为治潮兴潮的方略，文化教育浸润着一代代潮州人的群体性格，这里相继诞生出林大钦等一批杰出的人才。潮州现在所呈现的人文传统、民情风俗和经济活力，正是遥接了韩愈当年所倡导的风气。

我们一边听着朋友的介绍，一边缓步走出后堂，来到祠堂前的平台上。1000多年前，韩愈也经常站在这里，俯瞰着潮州城，思考着治潮兴潮之策。千年之间，星移斗转，沧海桑田，潮州早已不是当年韩愈所看到的那个潮州了，但他短短8个月的耕耘，却在潮州人心中种下了充满生机的文化种子，一茬接一茬、一代接一代地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潮州人也铭记和感激韩愈所做的贡献，韩文公祠就是最有力的见证。

眼前的韩江，像一匹深蓝色的绸缎，铺展在韩山与潮州古城之间，闪烁着碎金般的光泽，又像是一位时间老人，默默注视着千百年来身边发生的一切，仿佛对我们说，流水不言，江山有情。



韩文公祠。

资料图片

居潮八月万古情

张毅东